

张恨水  
著



# 虎賁萬歲

## 张恨水抗战小说经典

《虎賁万岁》入选中宣部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“百种经典抗战图书”

带长剑兮挟秦弓，首身离兮心不惩。  
诚既勇兮又以武，终刚强兮不可凌。

《虎賁万岁》是第一部直接描写国民党正面战场著名战役——常德保卫战的长篇小说，中国军队“以一敌八”，浴血巷战，乃至全军牺牲，惊天地、泣鬼神！

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20世纪上半叶抵抗日寇的全民战争！

张恨水 著



# 虎賁万歲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虎贲万岁 / 张恨水著. — 北京 : 团结出版社,  
2015. 7  
ISBN 978-7-5126-3696-5

I. ①虎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 
IV. ①I246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42852 号

---

出 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电 话: (010) 65228880 65244790 (出版社)

(010)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(发行部)

(010) 65133603 (邮购)

网 址: <http://www.tjpress.com>

E-mail: 65244790@163.com (出版社)

fx65133603@163.com (发行部邮购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装: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

---

开 本: 170mm×240mm 1/16

印 张: 19.75

字 数: 300 千字

印 数: 4000

版 次: 2015 年 7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

---

书 号: 978-7-5126-3696-5

定 价: 38.00 元

(版权所属, 盗版必究)

## 自序

在我提起笔来,写这篇序文的时候,我首先感到一种欣慰。那原因是:第一,我认为不能写完的这部小说,我终于写完了。第二,我开始写这篇小说的时候,是在重庆南温泉的夏季,白天是逼人的阳光,射进草屋檐下,热气蒸人。晚上是在菜油灯下,蚊子像针管一样,在大腿上吸我的血。于今呢,是在东方大城的北平,又在花柳争妍的季春时节,晚间呢?我桌子上已有电灯了。在这个收复的故都,写完这部书,比在战时首都写完这部书,那是更有意思了。欣慰之处,自然不止这一点,让我能引以为荣的,是我能写着八年抗战中最光荣的一页,这光荣是七十四军五十七师的朋友们给我的,我得首先表示感谢。不然,以我一个从未踏脚到战场的书生,不能写出这部三十万言的战事小说。在这里,我必须交代这部小说的材料是怎样得来的:

是一九四四年的一二月间,在南温泉桃子沟,我的草屋里,来了两位不速之客。他们全穿着灰布棉军衣,黑黑的面孔,完全是战士的风采。我愕然于两个大兵光顾,便忙着招待。通过姓名之后,让我肃然起敬,他们乃是不久以前,死守常德的两位壮士。他们不肯让我写出姓名,就算是甲乙两先生吧。他们说:来此无别事,因为敬惜他们的同胞在常德死得十分壮烈,八千多人,战死百分之九十几。他们这后死者,要把这些壮烈事迹表扬出来。他们是武人,拿惯了枪杆,拿不惯笔杆,要我给他们写一篇小说。我听了,十分感到荣宠,但我婉谢了。我的答复是:“是的,七年来(那时是民国七年)还没有整个描写战事的小说,这是我们文人的耻辱,对不起国家。我们实在也应该写一点,像常德这种战役,尤其该写。本来我也有这个意思,我们战役可以写的,有上海一战,宝山之役。津浦一战,台儿庄之役。晋北一战,平型关之役。桂南一

战，昆仑关之役。湘中三次会战，长沙之役。最近湘西一战，就是常德之役了。这都是我们认为光荣的。尤其是昆仑关长沙和常德，我们终于是把敌人赶跑了。可是我是个百分之百的书生，我又没到过战场，我无法下笔，大而在战时的阵地进退，小而每个士兵的生活，我全不知道，我怎么能像写《八十一梦》，凭空幻想呢？”但甲乙两先生，坚定地要我写，并答应充量供给材料。我只好答应从长商议，将来再说，这是第一次接洽。

甲先生住在土桥，到南温泉只六公里路。他公余，常到南温泉来洗澡，偶然也到我家里来谈谈，我们就成了朋友。到了是年五月，甲先生又旧事重提，那时，我担任新民报渝社经理。城居日多，乡居日少，我说没有时间写小说。但甲先生说：“我为五十七师阵亡将士请命，张先生不能拒绝。”说后他就捆了两个布包袱材料送到我家。里面有地图，有油印品，有贴报册子，有日记本，有相片本，不下三四十种。他笑说：“这足够你采用的吧？此外，还有我一张口。”我们友谊已很深了。我于公于私，都不能拒绝，只好答应先看材料，有工夫再写。这是第二次接洽。

到了十一月，我已把经理职辞去，重新乡居。把小说材料，真的抽着看了一部分。这时甲先生和乙先生，就轮流的我来家来闲谈。问我把材料看得怎么样？我说看是看了，有好多地方不懂。他二位就问我哪里不懂？我一说出来，他们就给我做详细的解释。往往一个问题，可以解释两个小时。尤其是甲先生口讲指画，在我茅庐里，亲自表演作战的姿势。此外，是哪天刮风，哪天下雨，炮是怎样响，子弹在夜里发什么光，全给说出来。我为他的热忱所感动，就决定不再推诿，答应一定写。这和我们认识之时，已有一年了。这是第三次接洽。

一九四五年春季，我本来预备写这部书的。恰好有几部旧作，出版家催我整理，我又耽误下来。到了五月间，才算完毕。四川的天气，是热得很早的。当大太阳在天空中晒着的时候，甲先生手上打着一把纸伞，身上穿的那件白布衬衫，汗渍透得像水洗了似的，腋下夹着一包常德战事的材料，又光顾到茅庐里来了。我见他这样热心，实在不好意思说不写两个字，就在那个日子开始动起笔来。我根据油印品、地图、笔记、照片，逐次翻，逐次写。有不明白的地方，写个问题记下来，等到甲乙两先生到来，就问清楚了再写。甲乙两先生也就随时看我的原稿，不对的地方，随时予以指正，虽极小的描写也不放过。例如我写天亮的时候，哨兵还问口令，甲先生说：“错了，天亮了，只问哪一个。”又如，我写太阳山一带的风景，写成冬天的萧条现象。乙先生说：“不对，

那里松树成林,冬天还是青郁郁的。”因为如此,所以这一部书三十多万字,虽是有时写一钩月亮,那都是实在的情形。这是第四次接洽。

我们是这样接洽了一年多,所以这部书的取材,尽可能地保留故事的真实性。作小说不是写历史,为什么这样保留真实性?这是由于甲乙两先生的要求,要把他们五十七师的血渍,多流传一些到民间。我当时曾考虑到这问题,小说就是小说,若是像写战史一样写,不但自乱其体例,恐怕也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。我要求甲乙二位找点软性的罗曼司穿插在里面。他们始而有难色。后来允许我了,给了我书中程坚忍、鲁婉华、王彪、黄九妹这几个人的故事。而他们也有一个要求,这罗曼司以不损害真事为原则。据说,这罗曼司也是真的,但其人健在,不肯露真姓名,因之,这书内的真实姓名,有点例外,就是涉及罗曼司的几个角儿姓名,是随便写的。其余却是自师长到伙伙,人是真人,事是真事,时间是真时间,地点是真地点。

我这书里,没有“想当然耳”之词,一切人的动作,物的描写,全由甲乙两先生口述。我还怕不够,又托甲乙两先生,找了两位在重庆的常德老百姓,曾经历过这次战役的人,来做过几次长时间的谈话。因之我这部书的材料充足,只恨笔拙运用不完,却没有一点捏造的英雄事迹。关于每位成仁英雄的故事,我是根据《五十七师将士特殊忠勇事迹》。因为有些士兵的动作,颇为相同,写的时候,避免写法雷同,还漏了百分之五六,这是我对于在天之灵抱歉的。因为后来要补人,我把参考书还了甲乙二先生了。关于战事经过,我是根据《五十七师作战概要》的油印品,再加上报纸记载,私人笔记,可以说没有遗漏。不过驰救常德的援军行动,我没有多写。一来书的体例,不许可跑野马,二来我又没有充分的材料,三来我没有得那些部队许可,我也不敢写。但那战事的主要将领,除了书中曾述及的周庆祥师长外,还有王耀武、李钰堂、欧震、杨森、王陵基、王缙绪几位将军,这是报纸曾披露过的。附告于此。

当我写这本书之初,是不无顾虑的。因为常德一战,虽是过去的事。可是我们还在和敌人打。我又是一个书生,不知道哪些事可以直言无隐,哪些事还当保留?到了我写到十几章左右时,我军反攻,已收复桂柳。甲乙两先生,也离开重庆,到湘西去了(那一战是第四方面军的胜利,五十七师又获一次大捷。第四方面军司令长官,就是原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。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属于第四方面军)。我也失了两位顾问,下笔颇觉困难。所幸不久,日本人就已投降。对日本战事完全过去,我才放开手来写。我的大意,写一二十万字就够了。不料一放手之后,就收不住。而且参考材料里面的英勇故事,又美不



# 虎 贲 万 岁

胜收,我也不能丢开哪一部分。写到四十章左右,我待船东下,我已搬到重庆城里来住,我是想写完的。但写到六十一章的时候,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,我获得一个机会,可以带家眷坐公路车,经贵阳到湖南衡阳去。于是我把所有的参考材料,托人转送还甲乙两先生。只有他两人私人的日记,轻便易带,我还留着。十二月四日离开重庆,十六日到衡阳,二十四日到汉口。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,才到南京。在南京,我是过路,我是要到北平办《新民报》的,不能写稿。其间又回了一次安庆探母,一次到上海接洽旧著出版。最后还在南京候飞机半个月,二月十五日我才到北平。到了北平,我身任经理之职,要筹划出《新民报》北平版,事务繁重,提笔时间很少。但我不愿这部书耽误日子太久,每于夜深无事临睡之前,抽空写千百个字。直到四月十八日晚上,我才写完了最后的一页。在北平也就补写了十九章。这书或因事忙,或因天热,或因小病,或因旅行,停笔的日子,多于提笔的日子,因之三十多万字,我整整写了一年。

写这部书,我由南温泉的草屋里,写到北平东交民巷瑞金大楼上(新民报社址)。由菜油灯下,写到雪亮的电灯下,我自己的变迁,尽管很大,但是把握现实这一点,我绝没有动摇。而且我也依然料到,书里一定有不少外行话,还没有被甲乙两先生指出。我诚恳地欢迎武装朋友给我一种指正。

我写小说,向来暴露多于颂扬,这部书却有个例外,暴露之处很少。常德之战,守军不能说毫无弱点,但我们知道,这八千人实在也尽了他们可能的力量。一师人守城,战死得只剩八十三人,这是中日战史上难找的一件事,我愿意这书借着五十七师烈士的英灵,流传下去,不再让下一代及后代人稍有不良的印象,所以完全改变了我的作风。

最后我对甲乙两先生及那几位常德朋友,表示感谢。感谢他们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材料。

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张恨水序于北平南庐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自 序             | 1  |
| 第1章 大雷雨的前夜      | 1  |
| 第2章 第二个爱人走了     | 6  |
| 第3章 死活在这圈子里     | 11 |
| 第4章 《圣经》与情书     | 15 |
| 第5章 向炮口下走的路程    | 20 |
| 第6章 太浮山麓摸索着     | 25 |
| 第7章 虎穴上的瑞鸟      | 29 |
| 第8章 多谢厚礼恕无小费    | 33 |
| 第9章 老百姓加油       | 37 |
| 第10章 石公庙堤上和堤下   | 41 |
| 第11章 罗家冲壕中行     | 45 |
| 第12章 第八次进犯又压下去了 | 49 |
| 第13章 电话中的杀声     | 53 |
| 第14章 炮打波式阵      | 57 |
| 第15章 西北郊一个黄昏    | 61 |
| 第16章 手榴弹夜袭波式阵   | 65 |
| 第17章 话说叶家岗      | 69 |
| 第18章 夺回岩凸       | 72 |
| 第19章 三个女人       | 76 |





# 虎 贲 万 岁

|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20章 | 文官不怕死       | 80  |
| 第21章 | 黄九妹还活跃着     | 84  |
| 第22章 | 火药涂染的情书     | 88  |
| 第23章 | 风！火！雷！炮！    | 93  |
| 第24章 | 肉搏后的一个微笑    | 97  |
| 第25章 | 回马枪         | 101 |
| 第26章 | 四十八颗手榴弹     | 105 |
| 第27章 | 锦囊三条计       | 108 |
| 第28章 | 火瀑布下的水星楼    | 112 |
| 第29章 | 竹竿挑碉堡       | 116 |
| 第30章 | 女担架伙        | 119 |
| 第31章 | 两位患难姑娘      | 122 |
| 第32章 | 勤务兵的军事谈     | 126 |
| 第33章 | 鸟巢人语        | 129 |
| 第34章 | 夜风寒战郭星火肃孤城  | 133 |
| 第35章 | 铁人铁人        | 137 |
| 第36章 | 自杀的上帝儿女     | 141 |
| 第37章 | 战至最后一人的壮举   | 144 |
| 第38章 | 零距离炮与火牛阵    | 148 |
| 第39章 | 余师长弹下巡城     | 151 |
| 第40章 | 忽然寂寞的半天     | 154 |
| 第41章 | 逮活的         | 157 |
| 第42章 | 没让敌人活埋到     | 160 |
| 第43章 | 虎啸          | 164 |
| 第44章 | 杀四门         | 167 |
| 第45章 | 以忠勇事迹答复荒谬传单 | 171 |
| 第46章 | 覆廓碉堡战       | 176 |

|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47章 | 通信兵和工兵都打得顶好 | 180 |
| 第48章 | 看到巨幅电影广告    | 183 |
| 第49章 | 秃墙夹巷中之一战    | 187 |
| 第50章 | 向民间找武器      | 191 |
| 第51章 | 刀袭敌后手推战梯    | 194 |
| 第52章 | 余师长亲督肉搏战    | 197 |
| 第53章 | 最得意的一句话     | 200 |
| 第54章 | 听！援军的枪声啊！   | 204 |
| 第55章 | 裹伤还属有情人     | 207 |
| 第56章 | 平凡的英雄 神奇的事实 | 211 |
| 第57章 | 人换机枪        | 215 |
| 第58章 | 这样的吃喝休息     | 220 |
| 第59章 | 对攻心战的一个答复   | 223 |
| 第60章 | 师部门前的血      | 227 |
| 第61章 | 江心泪         | 231 |
| 第62章 | 冲！冲过去       | 236 |
| 第63章 | 罗家岗望月       | 240 |
| 第64章 | 用日本机枪打日本兵   | 244 |
| 第65章 | 没有垮字        | 247 |
| 第66章 | 拿下傅家堤早过年    | 251 |
| 第67章 | 饱餐了精神不知肉味   | 255 |
| 第68章 | 拿下毛湾打开大门    | 258 |
| 第69章 | 一口气打回城去     | 261 |
| 第70章 | 国旗飘飘        | 268 |
| 第71章 | 废城巡礼        | 272 |
| 第72章 | 坐井观天        | 275 |
| 第73章 | 敌尸群中夜猎      | 278 |



# 虎 贲 万 岁

|      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第74章 | 荒凉,恐怖,奋斗! | 281 |
| 第75章 | 舄履交错      | 285 |
| 第76章 | 复活之夜      | 289 |
| 第77章 | 一只离群孤雁    | 292 |
| 第78章 | 空山无人      | 296 |
| 第79章 | 一场恶梦以后    | 300 |
| 第80章 | 虎贲万岁      | 303 |

## 大雷雨的前夜

一千九百四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,有十万人会永远记得这个日子。这十万人是武陵县的市民,武陵这个名词,差不多念过两页线装书的人,对他不会怎样陌生,陶渊明那篇《桃花源记》里,老早就介绍过了。虽然那时的武陵郡治,不是现在的县址,但这个武陵郡变成武陵县,历史上是这样一贯下来的,读者也许为了这原故,高兴翻一翻手边的地图,武陵县在哪里?然而华南各省找不到,华中华北各省也找不到,甚至边省地图里更找不到,莫非编地图的先生把他遗漏了?不是!他这名字有三十多年不用了,他现在承袭了他哥哥的名字,叫常德。他父亲呢?是湖南。原来常德府武陵县,民国纪元前是同城而治的,民国废府,把武陵这个名字收起来,用了常德。这里为什么称常德市民为武陵市民呢?这是我私人的敬仰,愿意恭称他们这一个古号,因为自民国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后,他们那座城池的表现,大可以认为是武德的山陵。老虎在武陵上叫啸,字面上也透着威风,你说句武陵虎啸,在方块字的特殊作用平仄方面会念得响亮而上口些。不然,改叫常德虎啸,你不觉得有点儿口上差劲吗?可是虎啸两字,又作何解,那你别忙,这个故事会告诉你的,这十万市民永远记得这个日子,也就是为了虎啸。那末,这老虎是特别大了,这啸声可以让十万人听到。不,全中国人听到的,全世界人也听到的。但他不是一只老虎,是八千五百二十九只老虎。你听了会惊讶地说:这样多老虎?好大一个场面,那我还得笑着告诉你,他不真是老虎,是人,所以我用一个“他”字。他不是平常的人,是国军七十四军五十七师的全体官兵。你也许是个现代第一流的考据家,必然又得问一声,人就是人,五十七师就是五十七师,为什么称他们作老虎?我说:那是人家的另一种番号,五十七师的代字另称虎贲。我怕你打破沙锅问到底,干脆我再告诉你,书经牧誓上,武王有戎车三百辆,虎贲三百



# 虎 贲 万 岁

人。贲字和奔字同音同义,就是说那武士像老虎奔入羊群一般,所向无敌。说得够明白的了,读者里面纵有考据家,大概可以不问了。然而我一想,慢来!这个贲字没有交代。不过,这个贲字可不是饿汉吃馒头整个一口,就可吞下,却得细细地说,又必须回到十一月十四日的那一天。

这一日,是个冬晴的日子,华中的气候,还相当和暖,人穿着棉袍子。身上有点热烘烘,四点钟将到,太阳斜到了城市西边。天脚下密结着鱼鳞片的云彩,把太阳遮住了。那鱼鳞缝里透出了金色的阳光,慢慢地镶着金边的大鱼鳞,变成了一团橘色的红霞。敏感的人,觉着这是血光,象征着这个洞庭湖西岸的军事大据点,将有一场大战。冬日天短,夜幕渐渐地在当顶的天空伸张着,那红霞反映出来的晚光,把整个常德城全笼罩在美丽的橘红色里。但这城里的人,走的走了,不走的人忙着在家里收拾细软,钉锁门户,明天十一月十五日,是疏散的最后一天。师部和县政府已再三的贴出布告,城里不留下任何一个市民。所以这是大疏散的倒数第二日,市民准备着在城里吃最后一次的晚餐。有几处人家屋顶烟囱,冒出了几道青烟,青烟上面,有三三五五的归巢乌鸦悄然的飞过。不知是哪里吹出一阵军号声,立刻让人感到这座城不是凄凉而是严肃。在这严肃的气氛里,一个军服整齐的军官,默然的走过几条无人的街道。他胸前的佩章,第一行横列着虎贲二字,其下注职位姓名,少校参谋程坚忍。他沉重的皮鞋步伐声,走着青石板的路面,卜笃作响,也道出他名字所含的意义。走到一个小一字门楼前,他止住了脚,里面有人迎着笑了出来道:“妈!坚忍来了。”出来的是个少女,约摸二十上下年纪,长长的个子,皮肤带点黄色,长圆的脸上,配着一双大眼睛,乌黑的头发,在脑后剪了个半月形。在她手腕的健肥上和双肩的阔度上,表现出她是北方姑娘。她蓝布罩衫上,套了一件紫色的短毛绳衣。程坚忍看到她,点了头笑道:“这个城郊的空袭,将从此加多。婉华你还穿着这鲜明颜色的衣服。”婉华拉住他一只手,走向屋里笑道:“往常你爱看我穿着这件紫色的毛绳衣呀,我为着欢迎你,特意穿起来的。”程坚忍紧紧地握住了她多肉的手,觉得手心握着一团温暖的棉絮,笑道:“婉华,我深深地感谢着你的厚意。”婉华正想答应他这句话,出来一位老太太,她穿着青布棉袍,露出下面解放的双脚,穿着儿童式的棉鞋,在她周身不带一点俗气的态度上,可以知道她是一位受过教育的老人家。她说话兀自操着纯粹的济南土音,她道:“坚忍,你可来了。婉华盼你一天了,依着俺,今天下午,就该走了,她说,一定要和你见一面,饭菜都预备好了,同来吃饭吧。”坚忍道:“鲁老太太,师部里多忙呀!算师长特别通融,允许给我两小时的假,让我来和二位话别。”婉华笑道:“你多客气呀,不称你们称着二位。”说着话大家走进了堂屋,正中桌上摆着三副杯筷,点了一盏菜油灯,灯草加了七八根,燃得火焰很

大。程坚忍在旁边一张木椅子上坐着，婉华立刻送了一盏茶在他手上。他双手接着茶杯，笑道：“你对我也客气呀！”她挨了他的椅子在方凳上坐了，笑道：“不知道什么原故，我自上一个礼拜起，我对你是特别的挂心。”程坚忍道：“是的，我们由朋友的阶段，终于订了婚，彼此是情投意合的。我们都是山东人，怎样会在常德相遇的，不是冥冥中有个人在撮合着吗？可是，从今以后，也许是永别了，教人真不无恋恋啦！”他说着喝下一口茶，表示他这话，说得是很沉着的。婉华立刻摇头道：“不！永别？我根本没有这个想法，只能暂别罢了，而且很短时间的暂别。”程坚忍很从容地又喝了一口茶，笑道：“那没关系，军人从来不忘讳这个死字。我一当了军人就把生死置之度外，也只有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军人，他才有作为。”婉华笑道：“你当然是个有作为的军人，可是更要有那个信心，这回决定是暂时，不是永别。”程坚忍放下茶杯，握住了她的手，笑道：“好的，等这一仗打过去了，我们就结婚过阳历年。”婉华微笑着还没有答言呢，鲁老太一手捧了一只碗出来，左手是腊肉，右手是咸鱼，菜油灯光下兀自看到那鱼肉的冻玉黄色可爱。老人是听到他们约着结婚那一句说话的，然而她只当没有听到，将两碗菜从从容容地放在桌上。坚忍笑道：“有这样好的菜，怪不得一定要我来吃饭。”鲁老太叹了口气道：“这些腊肉咸鱼，要带走也带不动，不吃了它，扔在这里，知道我们回来，还有没有？而且这两天城里也买不到菜了。婉华，屋子里还剩有半瓶酒，拿出来敬坚忍两杯吧。”婉华果真到屋子里拿出一只酒瓶来，向三个杯子里注着，笑道：“我也来陪你一杯，请坐。”她说就在横头坐下。坚忍在她对面坐着，说道：“上面这个座位留给老太了，她怎么还不来？”婉华道：“她说，我们去后你在城里恐怕吃不到面食，原来是要蒸山东大馒头给你吃，上午忘记了发面，只好下面条儿给你吃。”坚忍道：“老太和你对我的情爱，让我永远忘不了，恐怕……”婉华端起面前的杯子，向他举了一举，笑道：“不说丧气的话，喝酒，恭祝你们虎贲万岁！”坚忍道：“好的好的，接受你这杯预祝胜利的酒。”于是二人对饮了一杯。坚忍照着杯子道：“胜利之后，我们就在这堂屋结婚，你看如何？”婉华低头一笑道：“你总没有忘了这件事……”她把这件事字拖得很长，在考虑的半秒钟内，她立刻觉得有点扫了这未婚夫的兴致，接着道：“好的好的，一切听凭你安排。”于是又斟了酒喝起来，也许是鲁老太太忙，也许是她有意慢吞吞地下面，很久很久，才端了两大碗面条儿出来，他们是已说了很久的话了。还是二人再三地催着她才捧了一碗面来同吃。吃饭之间，已是在瓦檠灯的油碟子里加过两次油。坚忍笑道：“看了灯芯点得这样大，好像也是有意浪费，不必把带不走的油留下来。”鲁老太道：“日本鬼子真是让我恨透了心，由济南把家轰到了常德来，又逼了我们走。逃一次难要丢了多少东西？”婉华道：“丢东西还是好的，有多少人家败人亡。”坚忍道：“不要紧，我们



# 虎 贲 万 岁

军人会给老百姓报仇的。”说时，他已放下了碗筷，在衣袋里掏出表来看了一看，他这个动作，立刻给予鲁氏母女一个很大的刺激，眼光对照一下，彼此默然。这屋子里默然了，同时感到这宇宙也默然了，什么声音都听不到，究竟是冬夜了，偶然的，有一阵风声呼呼的穿过天空，随了这风声，有那唧唧哑哑的雁叫声，在头顶上掠过。这是洞庭湖滨的雁群被什么惊动着飞起来了，但这两种声音响过以后，又是大地沉睡过去了。常德原是个热闹城市，抗战以后，被敌人多次轰炸，曾萧条过一个时期。自从宜昌沦陷，这里成了向大后方去的一条经过路线，又慢慢繁荣起来。在往日五点钟以后，满城灯火齐明，商业现着活跃，市声哄哄，从没有人在六七点钟，听到过天空带上这凄凉的雁声。现在这情形是大大的变了，让那感着离别在即的人，有说不出来的—种情绪。程坚忍站了起来，将放在旁边椅子上的手拿了起来，脸上虽带着极沉重的颜色，但是他依然带了笑容向鲁老太鞠了躬道：“我要回师部去了，明天我也许不能来恭送过河，一切请保重。”鲁老太连说了几句你放心。婉华站起来，抢着走近一步伸过手来向他握着，笑道：“我一切会自己料理，你为国自爱、努力杀贼！”程坚忍戴上了帽子，立着正，挺起腰杆，向二人行了个军礼，虽是在菜油灯下，还看到他两道目光，英气外射，老太太默然的没说什么话，婉华却是深深地向他鞠了个躬。他一个向后转，并无一句话，大踏步子，向大门口走去。婉华追着送到门外来，这巷子里没有一点灯光，星光下，照着四周人家屋宇的影子，黑沉沉的环绕着，巷子成了一条冰河，微微的西北风，由巷子顶上扑下来，人的脸上感到冷的削刮。婉华站在门口的一层石阶上，低低地叫了一声坚忍。他和她相隔不到一尺路，便转过身来，他站在坡子下的一层，两人正好一般高，便伸着手握了她的手道：“你还有什么话？”她沉默了一会，说道：“你看这整个常德城，多么清静呀，什么声音都没有了。”坚忍道：“大雷雨的前夜，空气照例是这样一切停止的。你害怕吗？”她摇了摇头，但立刻觉得这星光下，他是不会看到什么动作的，便继续道：“我不害怕，不过这样清静的环境下，我情绪是不能安定的。”他把那只手也握了她的另一只手，两个人影，模糊着更接近了。约摸有三四分钟，他突然道：“婉华我告别了，祝你前路平安。”他立刻转身向前，皮鞋踏着路面的石板，一路扑扑有声。走过两三条巷子，都是黑漆漆的，凭着自己路熟，摸上了大街，遥远的前面，有两三道灯光，从人家门缝里射出。在往日是不会留意的，这一道光线，在黑暗中有人喝着口令。他站住脚答应了，就在那发声的地方，有一道手电筒的光射过来。在那光后面现出两位荷枪哨兵。他告诉了他们，是师部程参谋，然后顺着走过去。二三十步之外，有一个扶着枪的警士，静悄悄的呆立在街心，由于他身边有一家店铺，半开着一扇门，里面透出灯光来，可以看出这警士的影子。他已听见程坚忍前面说过话了，并没有问话，让他过去。

从此街道依然是一片黑漆，一片冷静，一片空虚。他走着路，觉得这条脚下踏的马路，比平常阔了许多。抬头看看天上，大小星点，繁密地布在天空，风吹过去，有几个星点，不住地闪动。他四周看那些屋影子，颤巍巍的，好像在向下沉，向下沉。他忽然省悟过来，这是大雷雨的前夜呀！我不可为这些寂寞空虚摇动我的心，于是他挺着胸脯迈大了步子走向师部去。



## 第2章

### 第二个爱人走了

第二日早上，五十七师师部的办公人员，各坐在自己桌子面前，传令兵向几张桌上送着一份油印的战斗情报。程坚忍坐着，拿了一份看，他对面桌上，坐着同事李参谋，他拿起一盒不大高明的纸烟，取了一支衔在嘴里，很悠闲地，擦了一根火柴燃着。喷过一口烟之后，向这边问道：“情形怎么样？老程。”他道：“敌人已渡过澧水，澧县石门相继沦陷，战斗在津市外围。”李参谋操着那带了广东语音的普通话答道：“大概一定要等我们来打垮他。”程坚忍将战报送给他看道：“敌人的主力还有二百华里的距离呢。”李参谋接着战报看了，向他膘了一眼，低声问道：“鲁小姐走了没有？”他道：“她们今天走，实不相瞒，昨晚在一处共吃一顿晚餐，腊肉咸鱼，山东面条，今天她们走。”李参谋道：“你不送送你的爱人吗？”他很干脆地答道：“不送！”李参谋道：“今天参副处派去监督疏散工作的是我，你若愿意的话，我可以请示一下，和你对调一下工作。”他答道：“那为什么？”李参谋笑道：“让你去送你的爱人啦。”程坚忍笑道：“那没关系，这是我第二个爱人。”他很从容而又坦白地站在李参谋座位面前说了这句话，附近几张座位上坐着的同事，听到了，都为之惊异，不免向他望着。他并不介意，取了李参谋面前的一支香烟，自在吸着。李参谋道：“我并没有听到说过，你还有一位第一个爱人，她是谁呢？”程坚忍道：“我这个爱人，是和你共同着的。”李参谋道：“笑话，我没有对象。”同事听了这话，也更是愕然。程坚忍道：“实在是这样，不但是和你共同着的，和大家也共同着的，她是我们的祖国呀！”这么一说，大家恍然，都笑了。李参谋道：“假使你觉得抽不开身来，有什么话，我也可以和你转告鲁小姐，我要到南码头去，她们不也是由那里渡过沅江吗？”程坚忍站着吸烟，出了一会儿神，最后他笑道：“你见了她，就说我很好，也没有别的话了。”正说着，一位张副官，直向着李参谋走来，将手一挥道：“老李，我们